

ZHEJIANG ZHEJIANG ZHEJIANG ZHEJIANG ZHEJIANG ZHEJIANG ZHEJIANG

ZHEJIANG ZHEJIANG ZHEJIANG ZHEJIANG ZHEJIANG ZHEJIANG ZHEJIANG

ZHEJIANG ZHEJIANG

ZHEJIANG ZHEJIANG

ZHEJIANG ZHEJIANG

ZHEJIANG ZHEJIANG

ZHEJIANG ZHEJIANG

ZHEJIANG ZHEJIANG

ZHEJIANG ZHEJIANG

ZHEJIANG ZHEJIANG

ZHEJIANG ZHEJIANG

ZHEJIANG ZHEJIANG

ZHEJIANG ZHEJIANG

ZHEJIANG ZHEJIANG

ZHEJIANG ZHEJIANG ZHEJIANG ZHEJIANG ZHEJIANG ZHEJIANG ZHEJIANG

ZHEJIANG ZHEJIANG ZHEJIANG ZHEJIANG ZHEJIANG ZHEJIANG ZHEJIANG

ZHEJIANG ZHEJIANG ZHEJIANG ZHEJIANG ZHEJIANG ZHEJIANG ZHEJIANG



第八辑

013046528

C53
369
V8



第八辑



北航

C1653076

C53
369
V8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浙江人文大讲堂·第8辑 / 浙江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钱江晚报主编. —杭州: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3.4

ISBN 978-7-5341-5432-4

I. ①浙… II. ①浙… ②钱… III. ①人文科学—文集

IV. ①C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081256 号

浙江人文大讲堂·第八辑

浙江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钱江晚报

责任编辑 顾旻波

责任校对 卢晓梅

责任出版 崔文红

出版发行 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

制 版 杭州兴邦电子印务有限公司

印 刷 浙江新华印刷技术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 1/16

印 张 10.75

插 页 2

版 次 2013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341-5432-4

定 价 20.00 元

总策划

陈 荣 李 丹

主编

邵 清 李 果

执行主编

吴 蒂 郁兴超 兰杨萍

编委

陈 骥 方福明 蔡 青

主撰稿

章咪佳 沈蒙和 王玲瑛 丁颖鹃

主摄影

尹炳炎

序

许嘉璐
讲堂

丙戌春节才过，收到了浙江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要我为《浙江人文大讲堂》写序的信，随后又收到《钱江晚报》“人文大讲堂”发表的每一讲精彩部分摘要报道的复印件。看罢，我被深深地感动了：被“人文大讲堂”举办者对普及人文社科知识的执著、创意所感动，被每位讲者的率真、睿智、博学所感动，被广大听者和读者的积极参与、热烈的反应所感动，甚至深以未能跻身于听众席为憾。我也高兴地了解到，“人文大讲堂”的影响已经超出讲堂，也超出杭州乃至浙江，颇有将要成为江南人文知识传播基地的态势。这的确是早春的南风吹来的好信息。虽然连日事多，但是为这样一个符合人民需求、在当前具有给许多地区起带头作用的讲演集写序，我当然是愿意的。

“人文大讲堂”的宗旨很明确：以人文精神的培育为核心，以提升国民人文社科素质为己任。举办者、讲者，本着这一宗旨全心全意地给广大人民奉献上视野广阔、内容深刻、语言生动的“大餐”，而听者、读者的热烈反应、坦诚提问、积极建言，又为讲堂增色不少。

我们太需要这样的普及工作了，太需要由政府或社会团体、民间组织搭起一个平台，给我们的学者创造一个与渴望获得人文营养的人们直接交流的机会了。

为什么这样说？

确如讲者们所说的，“在市场经济下，对金钱的追求似乎成了人们唯一的目的，它淹没了人性中最美好的东西”（《钱江晚报》，2005年4月25日）；“钱是人生的一部分，没有钱不行，但是，人生绝对不是钱的一部分。如果我们自己成了钱的一部分，为钱而活，就很可悲”（《钱江晚报》，2005年7月4日）。那么，人性中最美好的东西是什么？人究竟应该为什么而活着？这是几千年来人类一直在苦苦思考、

（许嘉璐，原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北京师范大学教授，著名语言学家）

大众·大家·大学

争论不休的老问题，到现在也还是见仁见智，在“人文大讲堂”上各位专家对这个问题所给出的答案其表述也并不完全一样。但是，几乎所有中外古今曾经努力对民族、对国家、对人类做出贡献的人，却用不同的语言、不同的表达方式，说出了一个共同的道理：追求物质是在追求平凡，追求精神是在追求崇高。人就是人，人要生存和延续当然需要物质，而人类要生存和发展就还需要合作、协力；在填不饱肚子的时候，物质就显得最为重要，而一旦温饱问题解决之后，人文的需求、精神的丰富就成为更为紧迫的需要。人文社会科学就是要探究人类从哪里来，将走到哪里去，也就是探寻人如何超越物质的层面，寻觅人类之区别于其他动物的、特有的“精神”。对于个人来说，没有了精神也就没有了真正的幸福；对于民族或人类而言，没有了共同的精神也就没有了认同感、凝聚力；没有了精神，个人与民族就将颓唐、迷茫、离散——灵魂的飘荡是个人和民族最大的灾难。

人文精神对于中华民族尤其重要。原因之一为我们不是靠宗教教义和信仰维系的民族，我们靠的是代代相传的伦理道德和对崇高精神的追求。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仁以为己任，死而后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些人人耳熟能详的老话，是中华民族儿女完善自身的终极目标。历代固然也不乏抱着“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信条得意一时一世的人，但是中华民族的延绵不绝，愈难愈强，还不是靠了那些堪称民族脊梁的志士仁人奋斗拼搏乃至流血牺牲吗？

环顾四周，不能不承认，历经几千年，事实证明具有普世意义的中华民族精神，已经为许多人所不了解、不熟悉、不珍惜，不知多少迷茫的灵魂在虚无中飘荡，长此以往，个人与社会将失去永不枯竭的前进的动力，社会将因此而动荡不安。

中华民族传统文化酝酿形成于农耕时代，自然也有不少已经不适于今的内容

和形式。怎样既通过社会生活自身,又经由学者的研究进行“时代的过滤”,又怎样把真正至今鲜活的东西传递到社会的每个角落,形成新时代的民族精神?回答这个问题,是一项极其紧迫、伟大,但又非常繁重、艰巨的任务。

毋庸讳言,现在不少学者渐渐地离开了火热的社会实践,离开了迫切需要人文关怀的人民群众。这不但加剧了文化的迷失,而且也严重地妨碍了学术自身的发展深化。“人文大讲堂”破土而出,也是应运而生,人们从这清新的南风里所嗅到的不仅是举办者、讲者和听者对人文精神的热情,还感到了学者走进群众之中,台上台下水乳交融的热烈场面和现代传媒与讲堂现场之间密切配合、共同打造品牌的有效探索。这是不是预示着我国社科人文理论研究与社会生活的密切结合,国民素质与社科研究水平随之将有更为扎实的大幅度提高呢?我们从这里已经看到了中华民族文化、精神建设高潮的潮头。

“人文大讲堂”已经迈出了坚实的第一步,已经在群众中扎下了根,现在举办者又把各位讲者的讲稿结集出版,影响一定会更进一步扩大。衷心希望“人文大讲堂”越办越好,听众越来越多,影响越来越大。至于“人文大讲堂”下一步该怎样走,我想,这不单是远在北京的我的悬想,更为杭州、浙江以至更远处的听者、读者所关心。听说举办者已经有了打算,这太好了,得其益者将不只是正在建设文化大省的浙江,而是整个国家和民族。

2006年2月24日
于日读一卷书屋

目录

CONTENTS

浙江人文大讲堂

许嘉璐 序

- 李德顺 我们心目中的“天平”和“尺子”——谈价值与价值观念 / 1
- 杨叔子 时代发展趋势：科学人文交融 / 7
- 叶培建 仰望星空 探索未来 服务人类 / 13
- 郭隆隆 当前国际形势中的热点问题及对我国的影响 / 25
- 葛立成 “过关迈坎”中的浙江经济 / 33
- 王旭明 当代中国大学和大学精神 / 41
- 何其莘 中国高校英语专业教学的历史回顾和展望 / 47
- 程郁缀 人生漫漫，如何得一知己 / 53
- 吴晓波 中国改革史上的经济演变 / 61
- 陈文新 “三顾茅庐”的背后推手是曹操 / 71
- 赵荣光 中国杭帮菜博物馆设计者眼中的“大众餐桌” / 79

- 樊 星 江浙文化与当代文学 / 87
何裕民 文化影响性格,性格决定疾病 / 95
苏颂兴 爷爷奶奶怎么当,现代孙子兵法要讲“合力” / 101
董 平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世界观 / 109
尹韵公 从甲骨文到互联网,传播技术如何影响我们的生活 / 115
袁 钟 亡义取利是一种病 不取非分是一味药 / 123
沃尔夫冈·顾彬 德国汉学家谈孔子——敬畏、学习、死亡 / 129
秦 刚 走新路、讲新话,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 137
李 莉 谁的拳头大 谁的嘴巴就大 / 145
周作宇 自我领导力,人人都需要 / 155
后 记 / 162



浙 江 人 文 大 讲 堂

李德顺

哲学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人文学院名誉院长；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副所长、研究生院哲学系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化研究中心主任。社会任职：中国辩证唯物主义研究会副会长、中国价值学会会长，北京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常委、北京市哲学会副会长，国内多所高校的客座教授或名誉教授。主要研究领域：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改革和发展、价值与价值观、当代文化。

我们心目中的“天平”和“尺子” ——谈价值与价值观念

价值问题的思考包括基础理论层面和具体规范层面。这里，我就哲学即基础理论层面，与大家沟通一下，重点谈三个概念：第一个叫“价值问题”，第二个叫“价值”，第三个叫“价值观念”。

“好坏”问题，就是典型的价值问题

第一个，什么是价值问题？

从哲学上看，两千多年来，我们传统的、习惯的思维方式，都不是关于价值问题的，而是关于真理问题的思维方式。自从有人类开始，人就在思考两个问题：什么是“有益的、好的”，人类怎样趋利避害？什么是世界本身的本性和规律？其中“好坏”问题就是典型的价值问题。

这个问题人类一开始就遇到了，但是一直没有把它作为一个正面的问题加以研究。

把价值问题作为一个哲学问题提出来，是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的事情。“价值论”在哲学三大基础理论里排行老三，是最晚形成的。最先形成的是“存在论”，第二大理论是“认识论”，之后才出现了“价值论”。探讨世界的存在对人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人知道了存在以后又应该怎么样？什么是好坏？怎样才好？

价值问题是我们一向关注的。

中国哲学的开端是《周易》，周易里先讲天，然后就讲什么是吉凶，什么是祸福，还弄出一套形式（八卦）来演绎，力求把握人间的吉凶祸福。这是最初的价值哲学。经过老子和孔子以后，中国的古代哲学基本上就是一套伦理政治哲学，也叫价值哲学。

价值问题，简单说就是“好坏”问题。我们把善叫好，把恶叫坏；把美叫好，把丑叫坏；得失、利弊、吉凶、祸福、荣辱……都是如此。总之，口语中凡予以肯定就叫“好的”，凡予以否定就叫“坏”的，这些都属于正负价值的判断。

例如对人性的看法，比如“人之初，性本善”是《三字经》的观点，但荀子也说过人性本恶。那么人的本性到底是善的还是恶的？对此，全世界的思想家们都有争论。

主张“人的本性是善的”能举出很多例子；而断定“人性自私，是恶的”也可以推出一整套的管理和教育方案。前些年国际大学生辩论赛，复旦大学队抽签抽到“性本善”，得到了冠军。记者采访辩手说：你们要是抽到了“性本恶”会怎么样？辩手很自信地说：我们也能赢。那么人性到底是善还是恶呢？谈不上来了。

引起我注意价值问题的起因，是当年我上大学一年级，老师讲艺术理论的时候，举了“世界上最好（最糟）演员”之争的例子（有一个演员因演一个坏蛋演得太像了，结果愤怒的观众把他打死了）。我们就琢磨：这样的表演到底是成功还是失败？是好还是坏？我去追问老师，老师说：“这是一个大问题，要不你将来研究一下？”我记住了这个老师也说不清的问题。

大学毕业后正值“文化大革命”时期，我在工厂里当宣传部长。有一次，厂里布置任务，让我们批判“猫论”。我就为难了：“猫论”在哲学上犯了哪一条，错在哪里呢？如果家里闹老鼠了，要选猫，应该以什么为标准呢？从哲学教科书第一页翻到最后一页，找不到一个能回答这个问题的道理，我发现这个“好坏”问题还真是个大问题。

恢复了高考我就去考研究生，我发现这个“好坏”问题在哲学上叫价值论问题。所以读博士的时候我就以价值论为题做博士论文。

在哲学界，价值论曾是一个“禁区”，但我们赶上了改革开放、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大好时期，中国的价值论随之兴起了，现在已经30年了。

在价值问题上,我们要的是百花园式的统一

第二个,什么是“价值”。

足球比赛中,一个球踢进门了,是好事还是坏事?这要看对谁而言了:进攻一方是得了一分;防守那一方是失了一分;对观众而言,则是欣赏一个漂亮的进球。就是说,同样一件事情,它对不同人的意义是不同的。这是价值现象特有的本质特征。

价值的根源在于主体。我们要知道什么东西对我们的价值,先要知道自己是谁,自己有什么需要和能力。所以价值论的根本性质,是以人为主体,理解人、为了人的一套学问、一套思想。

我们讲价值论的时候,价值是指主客体之间那种客观、实际的关系。而人们主观上对它的理解和反应,叫做评价。评价是主观的,同一个事物,你可以说它好,也可以认为它不好。而在实际关系当中,它究竟是好还是不好,就是客观的价值,要区别开来。

按照马克思的观点,人的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我们讲社会价值的时候,是指人们客观的利益关系,叫利益链或者利益结构、利益关系,这是客观的价值体系。而人们主观上喜欢什么、追求什么,认为什么好,这叫价值观念。生活中我们有时候讲“实效”和“虚效”,实效就是客观的效果,虚效才是主观的东西。

说到这里,道理好像很简单,但是接下来问题又变得很复杂。因为对任何事情,我们都习惯于找一个唯一的、普遍适用的结论,而价值问题经常导致多元化的结果。对同一个事物的价值判断必然是因人而异的。在社会上总有这种现象:一个事情客观发生了,说它好还是说它坏,一定是多元的。因为不同人的立场、利益关系不同。

那么如何统一呢?在价值问题上,我们要的是百花园式的统一、多样化的统一。统一在两点上:一个是每个主体自身的权利和责任的统一;另一个是在共同问题上,符合整体主体的一致性。

拿穿鞋做比喻,当然不能下达这样的指令:“全世界的人都必须穿 40 号的黑皮鞋”(这叫单一化);但可以下这种指令:“全世界的人都穿适合自己脚的

鞋！”这看起来是一个统一的指令，但它包含了每个主体自己的个性。这叫“特殊性普遍化”，就是把尊重每个主体的权利和责任当成普遍的原则。而那些使公众放弃个性的整齐划一的要求，则可以作为特殊情况下的指令，如“下场比赛必须穿球鞋！”这叫“普遍性特殊化”。“特殊性普遍化”与“普遍性特殊化”的结合，就是“多样化的统一”了。

所以说到价值，就必须懂得价值的主体性。“主体性”这个词，其实就是人的权利和责任统一的意思。

我们过去思考问题的毛病，就是常把权利和责任分开，权利归我，责任归你。总是有一部分人，认为他自己代表真理，所以有权利决定一切，而责任和后果却让大家来买单。

我们讲价值的主体性，就要主张权利和责任的统一，权利和责任相互赋予。你担多大责任，就看你有多大权利。每个人都从权利和责任的角度来看问题，就能找到公平的基础。

价值观，像人们心目中的天平和尺子

第三个，价值观念。

我主张用三个词来理解，即信念、信仰、理想。

价值观念不是以概念、判断、推理的形式存在于人们的头脑里，而是以信念、信仰和理想的形式存在于人们的头脑当中。关于价值的思考，人们更多的是用感情、情感，用感觉去判断。

价值观念尽管内容非常复杂、非常多，但是价值观念作为人的一种社会意识一定是反映它的社会存在的，这是价值观念的基础和根基问题。

人们关于价值的信念和信仰、理想一旦形成的话，它反过来就成为人们评价一件事情的标准。价值观念的功能，就在于在人们的心目当中确立了一套判断好坏、善恶、得失的标准。价值观念就像我们心目中的“天平”和“尺子”——“天平”和“尺子”的学名就是“评价标准”。

价值观对于我们个人来讲，是人的灵魂的形象；对于社会来说，就是意识形态。国家、政党、社会的价值观就是它们的主导意识形态，一旦形成的话就是

稳定的，是不会轻易改变的。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是公平，公平才是正义

同仁堂所有的药店都挂着一副对联：“品味虽贵必不减药力，炮制虽繁并不省人工”，实际上就是“绝不偷工减料”。

作为一个制药企业，它对自己的定位、目标、权利和责任都集中到这一点上来。作为一个企业，它就死死抓住这一点，整个企业无论是组织方法、管理方法还是思想理念、人员作风等等，所有方面都是由这一点延伸出来的。

一百多年来，按照这种原则把它具体化，落实到管理体制、人才选拔、技术培训、质量标准、科学研究，才成就了同仁堂这个百年老字号名牌企业的核心精神。

核心价值是什么？核心价值就像苹果核一样，收起来就是一颗籽，种下去长出来一棵树。

而关于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我说就是一个词——公平。从空想社会主义到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一直到邓小平讲的社会主义的本质，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就是公平。

对于社会主义来说，公平才是正义。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不仅在物质上，在精神上，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各个领域，公平是这个社会阶段特有的历史任务和追求目标。

最后我想说的是，现在大家关心提炼价值观，所以都急着“摘果子”，急于知道核心价值到底是什么，是四个字，还是六个字，还是八个字……但不要忽视“种树”。

如果你只想着要果子，不管种树，今天在这棵树上摘果子，明天摘那棵树上的果子，总有吃完的一天。但如果你种了树，就可以不断地摘自己的果子。哲学的价值理论研究就是在种树，结出来的果子是每一个单位、一个地区、一个主体、一个人，用一套方法自己去联系自己的实际，去思考和提炼的。

整 理 章咪佳 袁春宇
摄 影 尹炳炎
地 点 浙江图书馆二楼报告厅
时 间 2012年3月25日



浙 江 人 文 大 讲 堂

杨叔子

著名教育家、机械工程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华中科技大学教授。曾任华中理工大学校长、华中科技大学学术委员会主任、教育部高等学校文化素质教育指导委员会主任。荣获国家级有突出贡献专家、全国教育系统劳动模范、全国高校先进科技工作者、全国优秀教师等称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研究领域为微电子技术、信息技术、先进制造技术、无损检测新技术、人工智能与神经网络的应用等。荣获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发明奖、省部级科技奖 20 余项，在国内外发表学术论文 800 余篇，出版专著、教材 14 种。获国家级、省部级教学、图书重要奖励 13 项，其中，国家优秀教学成果奖 3 项。

时代发展趋势：科学人文交融

中科院院士杨叔子，做客浙江人文大讲堂。他很特别，作为研究机械工程的专家，却特别在意学生的人文素养，曾说学生不背《论语》、《老子》，就不收他当博士生。

这位清瘦的、文质彬彬的院士，在讲堂上和听众聊起了“科学和人文”。他说，没有科学技术进步，文明就没有源头，没有科学技术进步，人类就不能认识世界，但是如果没有人文，人不像人，文明也就毁灭了。

“我们可以设想，人的基因跟黑猩猩的基因 99% 是相同的，技术上我们可以把人和黑猩猩杂交，生出来的生物是不是比人更聪明、更能干或者更怎么样呢，这是个科学问题。能不能干，为什么不能干，这些问题时科学无法解决的，人文才能回答。人文回答的是应不应该的问题，应该是什么，应该为什么，应该如何做。”

人的左脑与科技活动有关，右脑却决定你的人文素质

美国未来学者约翰·奈斯比特，在《高科技·高思维：科技与人性意义的追寻》2000 年中文版序言中说，科技“给人们送来神奇的创新，然而也带来了具有潜在毁灭性的后果”。

怎么办？他坚定认为要作人性思索，要呼吁人性。